

# 探访千年龙凤古槐

□彭瑞红

浅夏的风裹着花果的甜香，在熟稔乡土文化的文友引领下，我们寻至陕州区甘棠街道，一起拜谒有着“龙凤古槐”之称的崔村古槐。

晴朗阳光下，两株古槐并肩而立，树龄均在1000年以上。东边那株树围约4米、高20米，东南方向延伸，主干遒劲如腾龙，枝叶舒展似苍龙探爪，树皮皴裂的纹路里嵌着岁月的密码，被称为龙槐；西边那株树围约3.5米、高20米，向东和西北方向展开，枝干柔美若凤凰，羽状复叶层层叠叠，仿佛振翅欲飞的凤羽，被称为凤槐。还有一株树围约2.5米、高20米，注明树龄200余年，长势强劲，枝叶茂密，人称龙凤槐。村民说，这几株槐树从他们记事起就在这里，像几位守护者，守着村子的晨昏与四季，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轻抚古槐粗糙的表皮，那是岁月留下的印记，深深浅浅，道尽千年风雨。它们扎根于三门峡这片土地，曾见证多少朝代更迭，又承载过多少悲欢离合。它们看过汉唐的明月，听过宋元的风声，见过明清的烟火，而如今，又与我们这些匆匆过客相遇。

阳光斑驳处，忽见龙槐中空的树干里，萌生出几簇嫩绿的新叶，生与死在这方寸之间达成奇妙的和解。村民说，这棵树曾被天雷劈过，却依然年年抽枝发芽，“就像咱庄稼人，再难的日子也能挺过去”。

细思量，人生苦短，数十载春秋，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而古槐却屹立于此，千年不倒，任时光流转，任人事变迁。它们的存在，是对生命坚韧的最好诠释。我们在时光中徘徊，为得失烦忧，为生死感慨，而古槐却以一种超然的姿态，笑看风云。它们的根，深深扎入大地，汲取着岁月的养分，将苦难与沧桑化为成长的力量。

坐在古槐树下的石碾上，听老人们讲起古槐的传说。“王莽撵刘秀那会儿，刘秀就躲在这槐树下，树上的槐花突然都变成了兵将，帮他打退了追兵。”这样的故事在村里代代相传，槐树也成了村民心中的“槐仙爷”。

站在古槐之下，仰望它们，心中满是敬畏。那交错的枝干，似在编织着历史的长卷，每一片叶子，都曾承接过不同时代的雨露。它们是自然的

奇迹，也是历史的见证者。在它们面前，人类的渺小尽显无遗。但同时，它们又似在提醒我们：生命虽短暂，却能如它们一般，在有限的光里，绽放出无限的光彩。

千载岁月，定格于斯。离去时，古槐的剪影渐次融化在夏日灿阳里。回头望去，它们依旧静静地站在那里，不悲不喜，熠熠生辉。像几位智者，守着一方水土，也守着岁月的秘密。那龙凤之势，不仅是外形的酷似，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龙者，象征着刚健、进取；凤者，寓意着美好、祥和；孙者，象征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三者合一，便是天地间最和谐恒久的存在。或许，真正的感悟，就藏在那沙沙的树叶声里，藏在那斑驳的树影中，藏在每一个与草木相伴的平凡日子里。

人生苦短，树木千年。愿我在这短暂的人生中，都能寻得一份如古槐般的坚韧与从容，无论风雨如何侵袭，亦能坚守本心，向光而生。而那千年古槐，也将继续矗立在岁月深处，见证未来的故事，成为这片土地上永不褪色的传奇。



## 这一天

□高杰

每年的七月一日  
在所有共产党人的心中  
都是神圣的一天  
在这一天  
我们会想到从前  
想为民族存亡寻找真理的信念  
想血雨腥风中革命成功的风险  
想团结起来改天换地的艰难  
想为崇高理想奋不顾身的奉献  
在这一天  
我们会想到党的诞生  
如阴云密布中的闪电  
我们会想到灯塔如炬  
照亮被黑暗笼罩的人间  
我们会想到前赴后继  
看到春风漫卷  
我们会想到胜利的喜悦  
看旌旗猎猎招展  
这一天  
我们忆苦思甜  
看力挽狂澜  
阴霾被吹散  
这一天  
我们放眼未来  
憧憬美好的明天  
胜利来之不易  
前路更不可等闲  
奋进的脚步  
逐梦前行 扶着攀登  
这一天  
也可以有鲜花  
也可以写诗笺  
我们把雄心壮志写进祝愿  
我们用追求与行动 谱绘新篇

# 父亲的树，是我永远的乡愁

□孟海朝

每当回到老家的村子，看到坡根二哥哥后那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仿佛见到父亲正满脸笑意地迎我归来。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五年了。他生前最爱种树，种得最多的是松树、桐树和杨树。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春日时节，父亲总趁饭后的闲暇将镰刀绑在竹竿上，背上木梯到河边的大杨树上钩些枝条，再在河渠边挖沟排枝、填沙覆土。得到充足水分的杨树枝在春风里抽芽生长。年复一年，村里的沟壑边、水渠旁，处处可见父亲亲手栽种的杨树。有一年，父亲从公社开会带回几株细直挺拔的新品种——箭杆杨，拇指粗细却有两米多高。他将它们栽在上房背后。这些树一年便能蹿高一丈，不出十年已长成参天大树。后来我建新房时，它们成了最好的房梁檩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土地承包到户，公社号召发展桐树种植。我刚初中毕业，父亲便带着我去大队领了几捆编织袋桐树根，用架子车拉回村分给各

家。那时人们只顾着种地填饱肚子，对栽树兴致寥寥。队长喊了一遍又一遍，仍剩三分之一无人认领。父亲便把剩余的树根截成五六寸长的段，见缝插针地种在自留地边、责任田头、山坡脚下——但凡有空地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树苗。村里人投来异样的目光，私下议论：“种这些树有啥用？山里地少，庄稼都吃不饱。”连爷爷也反对：“山里遍地杂木，树又不能当饭吃。地头的树长大了还遮庄稼的阳光。”父亲却坚持道：“山上那些杂木不成材。如今政策放开，人们砍树建房、买卖木材没了约束，要不了几年树就得砍光。植树造林能固水土、挡风雨，这些速生树种成材快，将来做家具卖钱，比种庄稼值钱多了。”

父亲的远见卓识与躬身力行，恰是他为人处世的写照。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三十余载，他从不多说，总是默默行动。种树于他不仅是事业，更成了融进生命的乐趣。每年春天，栽树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习惯。面对非议，他常笑着说：“树有灵性，虽不会说话，成材那天就是给主人的报答。”

我成家时因建房欠下千元外债。正发愁时，发

现房前屋后的桐树早已成材。伐大留小，部分做了家具，余下的卖给木材厂，竟解了燃眉之急。这是父亲栽下的树，却让我尝到了甜头。

1982年，父亲见一家子挤在几间土房里，决定为二哥在山坡新建新房。屋后是光秃秃的岩石坡，暴雨时水流直泻而下，连积攒的落叶浮土都被冲得一千二净。新房落成后，父亲先在屋后垒了石堰，又沿堰栽了排速生洋槐护坡固土，接着年复一年地在坡根栽松树。每栽下一棵，他眼里都闪着期待。尽管岩缝缺水、松树长得慢，但经他精心照料，这片“绿洲”终成了山坡上最醒目的风景。

1990年初冬，父亲因病去世，留下的“绿洲”却愈发葱郁。此后每年春天，我都去梨树沟的自留山栽松树，直到1995年离开家乡。后来无论到县城还是三门峡，只要看见杨树、桐树或松树，总觉得父亲的目光正透过树影注视着我——他像一棵参天大树，始终荫庇着我们。而我们，也永远活在他的四季牵挂里。

父亲的树，成了我永远的乡愁。



流年碎影

# 杜关马院的石子馍

□刘振华

端午清晨，朋友匆匆赶来，递给我一个油纸包：“赶紧，趁热。”揭开纸包，一股熟悉的焦香扑面而来——是杜关马院的石子馍夹凉粉！凉皮金黄酥脆，凉粉裹着蒜泥醋汁，透着浓浓的烟火气。一口咬下，酥脆与柔韧在齿间交织，酸辣鲜香瞬间唤醒记忆。恍惚间，我一下子回到了四十三年前：在我前往卢氏县城求学时途经的杜关马院老店门前，我生平第一次吃到石子馍夹凉粉，那酥脆的外皮，热乎乎的内心，驱散了整个冬天的寒意。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杜关马院是灵宝、洛阳通往卢氏的必经之地。那时的公路不宽，班车司机和乘客、赶集的乡民、打零工的外乡人行至此处，总要停下歇脚。路边支起的炉灶上，石子馍在滚烫的黑石间翻腾，凉粉在铁釜上烙得金黄焦香。匆匆的过客们捧着三毛钱一个热腾腾的石子馍夹凉粉，或蹲或站，大口吞咽，疲惫的眉眼在酸辣鲜香的刺激下舒展开来。马院石子馍的美名也口口相传，闻名遐迩。

后来，国道几经改道，杜关马院不再是必经之地，车流少了。但总有人专程而来，只为这一口记忆里的味道。那些年轻时曾在此歇脚的旅人，如今已白发苍苍，却仍会带着儿孙寻来，排着长队买石子馍夹凉粉。咬下一口馍，心便飘回几十年前的蹉跎岁月。石子，用的是十字路崖上的青石

子，经年累月用菜籽油润养，早已浸透烟火气，黑油透亮。老师傅将面团擀成长方形，埋入烧得滚烫的石子堆里。石子“哗啦”翻动，面饼在高温中迅速膨胀，表面烙出密麻的焦痕，内里却柔软如棉。出炉时，馍皮金黄酥脆，中间铲开，便成了一个天然的“布袋”，等待着填入喷香的烙凉粉。

凉粉是红薯淀粉的精华。卢氏北山的红薯，因昼夜温差大，生长期长，淀粉格外筋道。经过磨浆、沉淀、熬煮、冷却制成的凉粉莹润如琥珀。铁釜浇油烧热，凉粉切片铺上，柴火慢烙，边缘渐渐焦黄卷翘。铲起时，浇上一勺蒜泥香醋，酸辣扑鼻，焦香四溢。趁热夹进石子馍，酥脆与柔韧碰撞，酸辣与麦香交融，一口下去，便是几十年不变的乡愁。

如今，马院的石子馍摊已从路边搬进了敞亮的门面，但做法依旧如初。师傅的手上布满老茧，翻动石子的动作却依旧利落。有年轻人来学艺，他总说：“石子要润透，火候要准，凉粉要烙出‘糊边’，才算合格。”这手艺，看似简单，却需岁月磨炼。

这些年，总有人提议把这美味推广出去，让更多人尝到这一口卢氏风味。我也希望有一天，石子馍夹凉粉的招牌，让这份舌尖上的记忆，永远鲜活。那时，杜关马院的石子馍，便不再只是过客的匆匆一餐，而是一张传承百年的味觉名片。

# 上官路的珍宝

□张丽娜

上官路的起名，渊源于老陕州的上官仪和上官婉儿祖孙俩。上官仪是初唐宰相，开创了上官体诗风。上官婉儿是古代“四大才女”之一，得到武则天的重用，有“巾帼宰相”之称，又被誉为玉簪花神，集美貌、智慧、权力于一身。住在上官路上，常常让我觉得自己的文化底蕴都深厚了许多。

上官路栽种着栾树，为行人遮风挡雨。八月，立秋的哨子吹响，栾树第一个举起金色的火把。满树金红色的繁花，热热闹闹地迸发着生命的力量，驱散了秋凉中的忧郁。那金色的花儿一边开一边落，一阵风来，就下起“黄金雨”，铺上“黄金毯”；一阵雨来，就汇成了“黄金溪”。从树下走过的人和车都踏着金花毯，迎着金花雨，浑身带着“金色的装饰”。栾树花一落，马上就结出小灯笼一样的蒴果，蒴果一天天长大，颜色也在变化，先是嫩绿、黄绿、粉红，接着变成橙红、黄红、酒红，成熟的蒴果接近橙褐色。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栾树从一树金花，到金花与彩果交相辉映，再到一树绚烂的灯笼果，美得如诗如画。冬天到了，一夜寒流摇落了栾树黄绿的枝叶、褐色的蒴果，马路上、人行道上厚厚的叶、果像一条彩色的长廊。阳光出来了，没有一丝风，栾树叶还在落，一片甚至一大枝的羽状复叶在冰冷的空气中整体坠落，让人想起“无风杨柳漫天絮，不雨棠梨满地花”的美妙意境。

在崤山路与上官路的交叉口，有一面三门峡的网红墙，吸引着众多人前来打卡。“我在三门峡很想你”“我喜欢三门峡，更喜欢这座城市的你”，网红墙上那些富有魅力的网络语，是不是如温暖的风吹到了你的心里？“真家私”“通美类”等老陕州方言，瞬间让我回到了农村老家；“根深蒂固”“知足常乐”的成语故事丰富了我对三门峡文化的认知；“卢氏木版年画”“棉布印花印染技艺”使我了解了更多的三门峡“非遗”……这里的地砖上还彩绘着“跳皮筋”“丢沙包”“跳格子”等童年游戏。“记忆三门峡”“仰韶文化博物馆”“魏国”“道德经”“黄帝铸鼎”“崤函古韵”“历史名人”等众多板块，图文并茂，是三门峡的历史、文化和名人等内容的精华所在。夜晚来临，网红墙上霓虹闪烁，拍照的人络绎不绝，墙边的月季、竹影、榴花以及急急回家的鸟儿都成了别具一格的风景。

我爱上官路，不仅爱它的风景，更爱它属于我自己的“人文内涵”。我和姐姐都住在上官路，爸爸妈妈也曾在上官路。站在上官路上，可以看到我老师的窗户。我大声招呼一声，住在上官路的朋友就能听见。路旁的理发店和彩票站是爸爸常去的地方，妈妈喜欢绿化带里压弯了枝头的累累石榴。我老公特爱下棋，周日就蹲在门口马路边看邻居对弈。衣服的后背都被太阳晒变了颜色。女儿从上官路出发，从幼儿园上到大学，上官路保存着她的童年、少年

和青年。我每天上下班，来来往往要在上官路走好几趟，路口公益广告上的标语我背得烂熟。我知道上官路夏天哪儿的枇杷最先黄，秋天哪儿会飘出桂花香，我还知道附近哪家店的水果好吃，哪家店的饭菜地道……

二十年前，上官路是没有名字的，它只是崤山路向南伸出的一个岔路口，总长不过200来米，坑洼不平，雨天一团泥泞，坐在摩托车上像跳跳蹦蹦。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这段泥路先向南延伸至洞河，铺上了柏油，装上了路灯，栽上了行道树，有了正式的名字。然后又向北延伸，贯通至建工路、八一巷。2023年，作为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的市政重点工程之一，上官南路又向南连接到仰韶大道。二十年来，上官路两边的高楼次第亮相，企事业单位、超市、学校、医院诊所、饭店、住宅区让这条路一下子热闹起来。上下班时间，与崤山路交叉的上官南北路口，人流多、交警忙，过红绿灯的车也要排一条街等待。路边的临时摊点，大清早就有卖新鲜水果蔬菜的，洛宁拖拉机拉来的西瓜、观音堂的红薯……卖花的、卖凉皮的、卖日杂的，人间烟火气满满。今年春天起，上官路和建工路交叉口兴起了“野市野串儿”，傍晚一到，烤串儿、火锅、绿豆面……各种饭香在空气中弥漫，滋润了城市的味蕾，浓浓的烟火气也拉动了城市夜经济。

走在上官路上，它的闹，它的笑，它的阳光风雨，花香树影，它的房屋建筑、来往人流，它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让我喜爱，它们是上官路的珍宝，也是我的珍宝。



好看故事

# 榆钱儿

□沈春婷

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居然起源于一棵老榆树下。就在这棵榆树下，我认识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榆钱儿。

那是村里人在捋榆钱的时候，名叫李梅的中年妇女牵着一个瘦弱的女孩也来捋榆钱。李梅的男人去世了，孤单的她从亲戚家抱养来这个女孩，善良的村里人接纳了女孩。

就这样，村里多了个“鼻涕虫”女孩。只见她梳着羊角辫子，破旧的衣服上敷着一层灰土，苍白的脸上显出缺乏营养的模样，一双黑亮的眼睛透出忧郁的神色。分新麦时，会计问李梅：“女孩叫啥？”李梅说：“叫榆钱儿。”

这世上卑微的人希望别人更卑微，还肆无忌惮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榆钱成了我们欺负的对象。当我们受了家长责骂，或被老师罚扫地时，总要在榆钱身上“找补”回来，她成了大家的出气筒。诡计多端的男孩黑虎，最爱欺负榆钱。往她头上扔小虫子，使个绊子让她摔倒，这些坏招损招是他的拿手戏。奇怪的是榆钱的成绩特别好，常受老师的表扬，让我们心里越发难受，便在放学的路上往她身上撒灰土、吐口水。

有天晚上，李梅到了我家，和我娘坐在一起说话。我怕她告诉我娘欺负榆钱的事，就躲在窗下偷听。幸好她没提那事，只是絮絮叨叨地说她母女二人光景难过，没男人背柴火，吃水也困难。接着她说：“她婶子，你的娃子多，就让榆钱给你家老大当媳妇吧，我啥彩礼不要，让你儿星期天给我背捆柴火，闲了帮我抬几桶水。”

我听得清清楚楚，觉得这是个天大的笑话！啥年代了，还兴弄个童养媳？

第二天，母亲吞吞吐吐把这事挑明，我当下拒绝了：“我才不要那个‘鼻涕虫’！”

不知不觉中，榆钱长成一个姑娘，模样俊得像一朵花，书还念得好。她的一位远房亲戚资助她上学，后来她上了大学。后来，李梅也搬走了。

我呢，当了“孩子王”，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直到退休，光景也没多大起色。

黑虎三十岁还没成家，后来娶了个有病的女人，生了两个儿子，脑子也不灵光。一天，他突然跑到我的小区找我，见面就说：“完了，完了，我这辈子彻底完了！”我惊问：“咋了？”他说：“这段时间吃不饱饭，一吃就吐，到县医院一检查，医生说脑袋里长了个瘤子。你说我的命咋恁苦呀！”说完，他呜呜哭开了。我问他打算咋办？他说：“县医院的医生说，到省里才有可能治好。你知道我这辈子连市里都没去过，我一年四季在土地上刨食吃，两个儿子也不争气，去哪里弄钱呀？只能死了，死了干净，呜呜……”我劝他还是去省里，并悄悄塞给他五百元，他拿着钱又抹起了眼泪。

过了一个多月，黑虎从省里回来，见了我又一阵哭。我说：“你才做手术，不敢激动。”他点点头：“我知道，这次在省里遇见贵人。说了你可能都不信，给我做手术的就是榆钱儿啊！她给我做了手术，合作医疗报销剩下的钱，她替我交了。好一个贤明的榆钱儿啊，哎，我……我……”黑虎说着，泪珠子又是哗哗地往地上淌。



题字：邵玉铮